

梵高传(上)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 书 名：人物传记

书 名：梵高传(上)

作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 版 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月

ISBN：7-88050-474-5/I247

定价：10.00元

导言

一九二七年春，我在巴黎偶然地接触到温森特·梵高的绘画。当时索尔邦大学有个年轻学生，怂恿我去参观卢森堡画廊。“……去看看温森特的画展吧，这是自从一八九〇年他的小型画展以来第一次较大的展览。一八九〇年那次画展，是他的弟弟提奥在他去世数月之后举办的，后来没有几个月，提奥也与世长辞了。”

画廊的墙上，并排悬挂了大约七十到八十幅光辉灿烂的油画，都是温森特在阿尔、圣雷米和瓦兹河边的奥维尔画的。这间稍微小了一点的沙龙，在色彩的辉映下，就象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照进大教堂一样，光波流泻，色彩斑斓。对于受过意大利宗教画和巴黎寓意画过多熏陶的我来讲，绘画已经成了一种不能事人激动的艺术。然而，此刻，突然间面对着温森特的这个山色彩、阳光和运动组成的骚动不安的世界，我的确被惊呆了。当我惊诧不已地徘徊于一幅又一幅壮丽辉煌的油画面前时，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在人、植物、动物从那富有生命感的大地升向富有生命感的天空和太阳，然后又向下会聚到同一中心的运动中，一切生命的有机成分都溶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统一体。

这个如此深切、如此感人地打动了我的心，为我拨开了眼中的迷雾，使我能够把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人是个什么人呢？

详述温森特的主活经历是困难的，因为关于他的文字记载寥寥无几。资料的主要来源就是他写给他弟弟提奥，又由提奥的遗孀乔安娜翻译出版的那些信件。

为温森特的一生找到史实依据的唯一途径，就是追随他的踪迹遍访英国、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这是一段值得纪念而又有益的经历，因为当时距温森特三十七岁早逝才过去四十年，他的绝大多数亲友和曾与他有过交往的人依然健在。我肩背旅行袋，走遍了欧洲，庄在温森特曾经居庄和作画的每一处房屋，跋涉在布拉邦特和法国南部的田野上，寻觅温森特曾经在那里安插画架，把大自然变成不朽艺术的确切地点。

回到纽约，回到格林威治村我的单身公寓，我意识到这样两个实际情况，其一，温森特的一生，是人所经历过的最为悲惨然而成就辉煌的一生；其二，年仅二十六岁、毫无写作经验的我，对于胜任写作温森特的故事来说，是太年轻了。

但是……没人愿意做这件事，我不能拒绝这个艰巨的工作。我已经被温森特的生活经历述尽了，尽管能力有限，我知道，我将会忠实地表现他那非凡的才能，并且设身处地地去写，那就能使读者读来如历其境，深入到温森特的心灵、思想和灵魂之中。

我是用六个月的时间四易其稿写成：《对生活的渴求》的。不知怎么，就在几近发狂的状态下，我居然完成了写作，并尚能写得让人看懂。在此后三年中，这部手稿被美国的十六家大出版社一一拒绝，其理由则总是如出一辙：

“您怎么可以要求我们，让正处于萧条时期的美国公众，接受这个关于一位默默无闻的荷兰画家（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美国人尚不知有

温森特其人)的故事呢？”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手稿终于在删减了十分之一，并由我当时的未婚妻、现在的妻子琼重新打字之后，为英国一家老出版社的小分社——朗曼格林分社所接受。在出版的即日，我曾试向该社负责人表示谢意。他神情阴郁地回答：

“我们印了五千册，我们还在求神保佑。”

他求的那个神算是求对了。据最近的统计，《对生活的渴求》已经翻译成八十种文字，现已销出大约二千五百万册，想必也有这么多的书被人读过吧。

不过，永远要记住，是温森特的身世打动了读者。我只不过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它。

欧文·斯通

一九八二年于贝弗利希尔斯

序幕 伦敦

（一）娃娃们的天使

“梵高先生，该醒醒啦！”

温森特即使在睡觉时，也一直在期待着乌苏拉的声音。

“我醒着哪，乌苏拉小姐！”他大声答应着。

“不对，你刚才就没醒着，”姑娘咯咯笑着，“你是这会儿才醒来的。”他听见她下楼到厨房里去了。

温森特把手放在身下，用劲儿一撑，从床上跳起来。他的肩膀和胸部肌肉发达，两臂粗壮有力。他敏捷地穿上衣服，从水罐里倒出一点冷水磨起剃刀来。

温森特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每日必行的刮脸仪式——从右腮，经过右颊，直抵那丰厚嘴唇的右嘴角，接下来是鼻子下面、上唇上面的右半边，然后就轮到左边，最后，仪式在下巴处收尾。他的下巴，简直就是一大块有热度的圆形花岗岩。

他把脸贴近摆在梳妆台上的那只用布拉邦特草和橡树叶子编就的花环。这花环是弟弟提奥从松丹特附近荒原上采来，给他带到伦敦来的。他嗅着荷兰老家的乡土气息，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梵高先生，”乌苏拉又来敲门了，她叫着，“邮差刚送来一封你的信。”

温森特撕开信封，认出了母亲的笔迹。“亲爱的温森特，”他读着，“我这会儿就要在纸上给你写几句话。”

他觉得脸上又冷又湿，便把信放进裤袋，准备带到古比尔公司再抽空看，在那里他有的是闲工夫。他朝后梳理了一下长而茂密的红发，穿上一件硬挺的低领白衬衫，系上一条黑色花点活结领带，迎着乌苏拉的笑脸，下楼去享受他的早餐了。

乌苏拉·罗伊尔和她的母亲（一个普罗旺斯副牧师的遗孀）在后花园的一间小房子里，开办了一个只接收男孩的幼儿园。乌苏拉今年十九岁，大大的眼睛含着笑意，细嫩的鹅蛋脸，柔和的肤色，娇小苗条的身材。温森特爱看她笑，那笑的容光在她那活泼可爱的面庞上铺展开来，就象打开了一柄色泽绚丽的阳伞一样光彩四射。

乌苏拉一面动作麻利地照料他吃饭，一面愉快地和他聊天。他二十一岁了，这是他第一次恋爱。生活在他面前展现了美好的前景。他以为，如果以后能够一辈子都这样坐在乌苏拉对面吃早餐，他就是个幸运的人了。

乌苏拉拿来咸肉片、一只鸡蛋和一杯浓浓的红茶，跳跳蹦蹦地坐进桌子另一端的一把椅子，抚弄着脑后的褐色卷发；朝他笑微微地把盐、胡椒粉、牛油和烤面包接二连三地递过来。

“你那棵木犀草出芽了，”她用舌尖舔了一下嘴唇，说，“你愿意在去画廊上班前先去看看吗？”

“好的，”他答道，“是否，就是说，你愿不愿……带我去看看呢？”

“他真会逗人！自己种下的木犀草，现在倒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啦！”她说人时有个习惯，那口气就象被说的人不在跟前似的。

松丹特是荷兰布拉邦特省的一个村镇，温森特·梵高于 1853 年出生在那里。

温森特顿时语塞，似乎找不出恰当的词句应对乌苏拉。他的言谈举止就象他的身体一样笨拙。他们走到院子里。这是四月里的一个早晨，虽然有些凉意，但苹果树已缀满花朵，罗伊尔家的房子和幼儿园之间用一座小花园隔开来。温森特几天前刚在这里种下罂粟和香豌豆花。木犀草已从土中冒出了小芽，温森特和乌苏拉蹲在幼苗的两侧，两人的头几乎碰在一起。从乌苏拉的褐色秀发上飘逸出阵阵浓郁但天然的头发香味儿。

“乌苏拉小姐，”他说。

“嗯？”她的头朝后移开，但仍然带着询问的神情朝他微笑着。

“我……我……就是……”

“天哪！你怎么结巴啦？”她边问边跳起身来。他跟随她走到幼儿园门前。“我的娃娃们就要来了，”她说，“你上画廊该不会晚吧？”

“还有时间，四十五分钟就够我走到河滨路了。”

她想不出再说什么好，于是抬起两手去理脑后散落下来的一小绺发丝。她那苗条的身材竟如此富于曲线美，真令人惊异。

“你答应给我们幼儿园的那幅布拉邦特风景画究竟怎么样啦？”

“我已经把凯撒·德·考克那幅写生的复制品寄往巴黎了，他预备在上面为你题上字。”

“啊，太妙啦！”她拍起手来，稍稍扭动了一下腰肢，说，“有时候，先生，只是有的时候，你非常让人喜欢。”

她嫣然一笑，准备离开。温森特抓住她的手臂。“我昨晚睡在床上给你想出一个名字，”他说，“我给你取名叫做娃娃们的天使。”

乌苏拉仰起脸开心地大声笑起来，“娃娃们的天使！”她高声嚷着，“我应当把这个名字告诉妈妈！”

她挣脱他的手，回头一笑，跑过小花园，跑进房子里去了。

原文是法语。

原文是法语。

（二）古比尔公司

温森特戴上大礼帽和手套，走到克莱普安街上。这里远离伦敦中心，住宅稀稀落落的。家家花园里盛开着丁香花、山楂花和金链花。

这会儿是八点十五分，他只要在九点钟走到古比尔公司就行。他精力充沛，健步如飞。一路上，只见住宅渐渐增多，去上班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从这些人身旁走过时，心中对他们每个人都怀有特别的好感，因为他们也知谈恋爱是多么地美妙！

他沿泰晤士河堤岸走去，穿过西敏斯特桥，途经西位斯特大教堂和议会大厦，拐弯走进了河滨路角安普敦十七号，经营艺术品和版画出版的古比尔公司的伦敦点。

当他从铺着厚厚的地毯、悬挂着华丽的帷幔的主陈列厅穿过时，看见那里挂着一幅油画，画面上有一条约六码长的、不知是鱼还是龙的怪物，叫个小人在它上方翱翔。画的标题是《天使长米迦勒杀死撒旦》。

“版画柜台上有你的一件邮包，”温森特走过大厅时有个店员告诉他。

穿过陈列着密莱斯、鲍顿和透纳的作品的绘画陈列厅之后，就来到了第二个房间，这里专门陈列蚀刻铜版画和石版画。第三个房间比起上述房间则更富商业色彩，大部分交易是在这里进行的。温森特回忆起头天晚上最后一个女顾客，禁不住哭起来。

“我真没法儿喜欢这一幅，亨利，你呢？”她问她的丈夫，“那条狗活象去年夏天在布赖顿咬过我的那一条。”

“瞧，老兄，”亨利开口了，“难道咱们的画上非得有条狗不可吗？它们多半会惹得太太们不愉快的。”

温森特清楚，他所卖的东西确实很拙劣。不过多数到这里来买画的人根本不识货。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买到的都是些劣等画。然而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只消做好画片的买卖就可以了。

他打开从巴黎的古比尔分公司寄来的邮包。这是凯撒·德·考克寄来的，画上写着：“给温森特和乌苏拉·罗伊尔：我的朋友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

“我今晚给乌苏拉送画时要向她提出来，”他喃喃自语着，“我再过些日子就二十二岁了，每个月又有五英磅的收入，不必再等下去了。”

在古比尔这间最靠后的安静房间里，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平均每天要为古比尔美术公司出售五十张照片，尽管实际上他倒更乐意去和油画或版画打交道，然而能给公司赚进这么多钱他还是挺高兴的。他喜欢他的同事们，同事们也喜欢他。他们一起谈论欧洲的事情，愉快地消磨了许多时光。

他从少年时代就有点儿性格乖僻、不大合群。人们曾经认为他有点儿古怪，也有点儿偏执。但是，乌苏拉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为了她，他变得随和起来了。她把从个人的狭小天地中引出来，使他看到了番通日常生活中美好的方面。

六点钟，公司关门了。奥巴赫先生喊住正要出门的温森特，“我曾收到

密莱斯（1829—1896）：英国画家。

透纳（1775—1851）：英国水彩画家。

原文是法语。

你叔叔温森特·梵高的信，他说他想知道你的情况。我已经愉快地告知他，你是本分公司最优秀的职员之“感谢您为我美言，先生。”

“没什么。等你夏天度完假，我准备把你由后面房间调到前面的铜版画和石版画陈列室去。”

“这对我来讲太重要了，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先生，因为我……我就要结婚了。”

“真的吗？这可是新闻。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

“大概在……今年夏天吧！”他从前还真没考虑过结婚日期这个问题哩。

“好吧，我的孩子，那好极啦！你在今年初已经提升一次了，不过，等你新婚旅行归来，我想咱们还可以再争取提一次。”

（三）爱以它自己的形象创造爱

“我去给你拿来那幅画，乌苏拉小姐。”温森特晚餐后，一面把椅子推回原处，一面说。

乌苏拉穿一件时髦的绣花连衣裙。“那位艺术家为我写了什么有趣的题词了吗？”

“写啦！如果你把灯拿来，我就去给你把它挂到幼儿园里。”

她拿眼瞟着他，把嘴挺好看地噘起来，说：“可我还得先帮妈妈干活哪！咱俩过半个小时再去挂画好吗？”

温森特两肘支在自己房里的梳妆台上，审视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以往很少关心自己的外貌，这在荷兰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的脸和头与英国人相比，显得过于笨重了。他的眼睛就象深陷在石板缝里一样；鼻梁高高隆起，又宽又直，好象把小腿骨错长到了脸上；圆而凸起的额头很高，和他浓重的眉毛与敏感的嘴巴之间的距离相等；宽而结实的大腮帮；有点短粗的脖颈；还有一个带有荷兰人特征的坚定有力的大下巴。

他从镜子前走开，无所事事地坐到床沿上。自幼生长在一个纯朴的家庭环境中的他，在这之前还从未爱上过哪个姑娘，就连正眼瞅她们一眼也没有过，更不用说参与两性间逢场作戏那样的事了。在他对乌苏拉的爱情中没有掺杂丝毫情欲的成分。他年轻，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是他的初恋。

他瞧一眼手表，刚过去五分钟！啊，剩下的二十五分钟仿佛永无穷尽似的。他从母亲的信中抽出弟弟提奥写的信读起来。提奥比他小四岁，现在顶替了温森特原来在海牙占比尔分公司的位置。提奥和温森特就象他们的父亲提奥多鲁斯和温森特叔叔一样，从小就是亲密的手足兄弟。

温森特拿起一本书，在上面铺上几张纸给提奥写起信来。他从梳妆台上面的一只抽屉里，抽出几张粗拙的素描习作装入给提奥的信封中，这都是他在泰晤士河堤岸画的。在信封里，他还放进去一帧雅葛所作《佩剑少女》的照片。

“哎呀！”他不禁喊出声来，“我把乌苏拉的事全忘啦！”看看表，已经超过了一刻钟，他抓起梳子，竭力想把纷乱、弯曲的红发梳顺，然后匆匆拿起桌上的凯撒·德·考克的画，冲出门外。

“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哪！”他来到客厅时，乌苏拉对他说。她在给她的娃娃们粘贴一些纸制玩具。“你把我的画带来！”吧？能看看吗？”

“我想挂起来后再请你看。你拿来灯了吗？”

“妈妈那里有。”

他从厨房取来灯，她递给他一条绘有蓝色海景图案的披巾，他为她裹住肩膀。一触及她那光滑细腻的肌肤；他就心慌意乱，浑身发起抖来。花园中洋溢着苹果花的芬芳。路很黑，乌苏拉轻轻地把指尖搁在他那粗糙的黑色外衣的袖子上。她脚下绊了一下，连忙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同时因为自己的笨拙而放声大笑着。温森特虽然不懂她为什么觉得绊一下就那么好笑，但他爱看她那载着笑声的身影沿着黑夜笼罩下的小路走。他为她打开幼儿园的们。她进门时，那张柔软、娇嫩的脸几乎碰到了他的脸。她看了他一眼，是

雅葛（1813—1894）：法国巴比松派画家。

原文是法语。

那样深沉的一瞥，好象回答了他尚未提出的问题。

他把灯放在桌上。“你愿意让我把它挂在哪里呢？”他问道。

“挂在我书桌上方吧。你看呢？”

这间房子原本是度夏用的，现在里面放了大约十五套小桌椅。房间一头有个小小的讲台，上面放着乌苏拉的书桌。他和乌苏拉并肩站着，寻找着挂画的最佳位置。温森特很紧张，他刚要往墙上钉钉子，钉子就掉了。她用一种温和、亲昵的声调嘲笑着他。

“喂，笨家伙！让我来吧！”

她双臂高举，熟练灵巧地干着，全身肌肉随着一起颤动。她动作敏捷，姿态优美。温森特真想把她揽到怀里，就在这昏暗的灯光下用毫不犹豫的拥抱彻底解决这件使他备受折磨的事情。尽管乌苏拉在黑暗中不时碰到他的身子，但似乎从不给他这样做的机会。他把灯举高，好让她看清那位艺术家的题词。她快活极了，拍着手，朝后仰起身子。她总在不停地动，他怎么也抓不住她。

“这么说，他也就是我的朋友罗，是吗？”她问道。“我总是盼着结识一位艺术家。”

温森特准备说几句温存的、可以作为他那篇“宣言”的引子的话。乌苏拉朝他转过头来，脸儿一半被阴影遮着。微弱的灯光映在她的眸子中，闪烁着小小的亮点。黑暗中浮现出她那张鹅蛋形的面庞，看到她那在光滑、洁白的皮肤衬托下引人注目的湿润的红唇，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在他心中骚动起来。

一阵意味深长的停顿。他觉得她在向他靠近过来，象是在等待他说出已不必要的爱情的表白。他舔了几次嘴唇。乌苏拉转过头，从微微耸起的一只肩膀上与他相对而视，然后跑出门去了。

担心错过机会的恐惧袭来，他追了出去。她在苹果树下停住脚。

“乌苏拉，请等一会儿。”

她回过头瞧他一眼，打了个冷噤。寒星点点，夜色漆黑。灯留在幼儿园，他忘了带出来。唯一的一线光亮来自厨房窗子透出的微光。乌苏拉头发上的香味飘进他的鼻孔。她裹紧披巾，双臂抱在胸前。

“你冷了吗？”他问。

“是呀，咱们还是进屋好。”

“噢，不，就在这儿好，我……”他挡住她的去路。

她低下头，把下巴颏儿藏进温暖的披巾里，抬起那双大眼睛，诧异地注视着他。“怎么啦？梵高先生，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只想和你谈谈，你知道……我……就是说……”

“对不起，这会儿可不行，我冷得直发抖哩！”

“我想，你应当知道，我今天提升了……我就要调到版画室了……这将是 我一年中的第二次晋级……”

乌苏拉朝后退了退，松开披巾。夜色中，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忘记了寒冷。

“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呢，梵高先生？”

他觉察出她语调中的冷淡，暗暗责骂自己愚蠢。内心沸腾的激情突然平静下来。他定定神，拿几种声音在心里做着比较，终于选择了一种他自己最喜欢的。

“我是要告诉你一件其实你早就知道的事情，乌苏拉。我真诚地爱着你，只有你做了我的妻子我才能幸福。”

他看到她由于自己的突然恢复镇定而感到大为惊愕的模样，拿不准是否应当去拥抱她。

“你的妻子？！”她调门高起来，“哎唷，梵高先生，这可不能！”

他从突兀如山崖的额下望着她。黑暗之中她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的眼睛。

“那么，看来是我没……”

“真是怪事！你竟不知道我订婚已经一年了。”

他不知道他在那里站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或感觉到什么。

“那个人是谁？”他痴痴地问。

“咳，你难道从没有见过我的未婚夫？你来我家之前，就是他住在你现在的房间里呀，我以为你是知道的。”

“我怎么会知道？”

她踮起脚尖，朝厨房那边张望。“唉，我……我……以为会有人告诉你的。”

“在你知道我爱上你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居然整整一年都不告诉我？”此刻，他的声音中已没有犹豫和慌乱了。

“你爱上我难道是我的过失？我无非是想与你做个朋友。”

“我住到你家以来，他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在威尔士。他就要来和我一起度暑假了。”

“你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吗？那么，你肯定把他忘了。我才是你现在所爱的人。”

理智和谨慎全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一把抱住她，在她那抗拒的唇上粗鲁地吻着，尽情品味着那湿润的唇上的温馨和那柔软的发丝上的芬芳，潜伏在他心中的强烈的爱彻底醒来了。

“乌苏拉，你并不爱他呀，我也不能让你去爱他，你将成为我的妻子，没有你，我受不了。我不会罢休的，除非你把他忘掉并且和我结婚！”“和你结婚？”她叫起来，“难道谁爱上我，我就得和谁结婚吗？放我走！你听见没有？不然我喊救命啦！”

她挣脱身子，上气不接下气地沿着那条黑魆魆的小路跑掉了。她跑上台阶，转身低声骂道：“红头发的傻瓜！”

那一声低语竟象一声呼喊传进他的耳膜，震撼着他的心灵。

(四) “让我们把这事忘了吧，好不好？”

次日清晨，没有人来呼唤他起床了。他懒洋洋地从床上爬起来，走过场地地草草刮了脸，留下一块块没有剃净的胡子茬儿，早餐时乌苏拉也没有露面。

他朝古比尔走去。当他经过头天早上碰见过的那些人身边时，他觉得他们全变了样，在他眼里，他们显得那么寂寞孤单，就象在被迫匆匆赶去承受苦役的折磨似的。

他既没有看见如云似锦的金链花，也没有理会路旁可爱的栗子树。太阳比头天早上要明媚得多，他也不知道。

这一天他售出了二十幅仿安格尔《阿纳迪奥曼的维纳斯》的彩色艺术画片。这些画片对古比尔来讲大有赚头，然而温森特对于为画廊赚钱的事已失去兴趣，因而对那些前来购买画片的顾客没有一点儿耐心。他们不仅分不请艺术的优劣，而且倒似乎有偏挑临摹品和那些低级肤浅的作品的特长。

他的同事们虽然从不认为他是个生性快活的小伙子，然而他毕竟曾经努力做到随和、讨人喜欢。“你说大名鼎鼎的梵高家的这位成员在为什么烦恼呢？”一个店员问另一个同事。

“我敢说他今天一大早就不会痛快。”

“他有什么可发愁的呀？在巴黎、柏林、布鲁塞尔、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古比尔分公司，有一半是属于他的叔叔温森特。梵高的哪！老头子有病，而且没有亲生子女，人人都说他得把产业分一半给这个小伙子哩！”

“这才说了一半。他的另一位叔叔，亨德利克·梵高，拥有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大画店：还有一位叔叔，科尼利厄斯·梵高，是荷兰最大的商号的经理。啊呀，梵高家在欧洲可称是首屈一指的经营美术品的大家族呐！有朝一日，咱们隔壁那位红头发的朋友要掌管几乎全欧洲大陆的艺术哩！”

当晚，温森特走进罗伊尔家的餐厅时，发觉乌苏拉正和她的母亲低声谈话。她们瞧见他进门便闭了嘴，那句话说了一半就打住了。

乌苏拉跑到厨房里去了。“晚安！”罗伊尔太太眼神有些异样。

温森特独自一人在那张大桌子上进餐。乌苏拉给他的打击使他受到震动，但并未把他打垮。他不会轻易接受这个否定的答复的。他要把另一个人从乌苏拉心中赶走。

几乎过了一个星期，他才得以使她肯站住听他讲话。一个星期来，他茶饭不思，夜不成寐，神经质代替了昔日的迟钝。他在画廊的销售额大幅度下降。他眼睛里原来的那股天真劲儿没有了，留下的是痛苦悒郁之色。他说话时寻找字眼也比以往更加费力。

星期日的正餐之后，他尾随她来到花园。“乌苏拉小姐，真对不住，那天晚上我让你受惊了，”他说。

她抬起头来，用大眼睛淡淡地瞥了他一眼，似乎对他跟踪而来感到惊奇。

“啊，没关系。那没什么。让我们把这事忘了吧，好不好？”

“我很愿意忘掉我对你的唐突。不过当时我说的可是真心话。”

他朝前迈了一步。她闪开了。

安格尔（1780—1867）：法国古典派画家。

原文是法语。

“干吗再提它呢？”乌苏拉问道。“所有那些话我都不记得了。”她转身沿小路走了。他追了上去。

“我一定得再对你说一遍。乌苏拉，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你不知道，这一个星期我多么痛苦啊！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开呢？”

“咱们进去吧？我想妈妈是愿意有人去陪她的。”

“你说你爱那个人，这不可能是真的。如果你爱他，我应当看得出来的呀！”

“我想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你本来说你什么时候要回家度假？”

他噤着。“七月。”

“巧得很。我的未婚夫 七月要来和我同度假期，那时我们正好要用他原来住的房间。”

“我决不会把你让给他的，乌苏拉。”

“你必须停止搞这一套！不然，母亲说你可以另找住处。”

这以后的两个月，他一直试图要说服她。他旧有的脾气故态复萌。既然他不能与乌苏拉在一起，他就宁愿离群独处，省得旁人打扰他对她的思念。他在公司人们对人们采取不友好的态度。那个被乌苏拉的爱所唤醒的世界又迅速入睡了，他又变成了松丹特那个为他的双亲所熟悉的、性格乖僻、郁郁寡欢的少年。

七月来临，他的假期也到了。他并不愿意离开伦敦去度这两周的假。他以为只要他留在这所房子里，乌苏拉就不能去爱任何其他人。

温森特下楼走进客厅，乌苏拉和她的母亲都坐在那里，她们意味深长地互相递了个眼色。

“我只带走一只手提包，罗伊尔太太，其余的物件全都原封不动留在我房中了。这是我离开的两周应付的房租，”温森特说。

“我想，你还是把东西都带走的好，梵高先生，”罗伊尔太太说。

“为什么？”

“自下星期一起，你的房间另有人租住了。我们认为你到别处去住更合适些。”

“我们？”

他转过脸，从隆起的浓眉下盯着乌苏拉，那目光并未表示任何看法，它只是询问。

“是的，我们，”她的母亲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女儿的未婚夫写信来说，他要你离开这所房子。我想你倒不如压根儿就没来过这儿更好，梵高先生。”

（五）梵高家族

提奥多鲁斯·梵高乘马车到布雷达车站接儿子。他穿着牧师庄重的黑色外衣，大翻领的背心，浆过的白衬衫。由于黑色蝴蝶结领带太大，衬衫的高领几乎全被掩住，只露出了窄窄的一条边。温森特一眼就看到父亲的面部有两个特征：右眼皮耷拉着，比左眼皮低，差不多遮住了眼睛的大部分；嘴唇的左半边很薄，象绷紧的一条线，右边却显得饱满，给人以美感。他的眼睛是温顺的，那神气只是说：“这就是我。”

松丹特的居民常常看到这位提奥多鲁斯牧师戴着高高的缎子帽四处行善。

他至死也没明白，究竟自己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大成功。他觉得上面本应在多年前就派自己去阿姆斯特丹或海牙担任更重要的教职了，他被他教区的教民们赞为宽大仁厚的牧师，他秉性善良、有教养、道德高尚，而且一向勤于职守。然而二十五年来，他被埋没，遗忘在松丹特这个小小的村镇上。他是梵高家六兄弟中唯一没有在全国范围取得重要地位的一个。

松丹特教区牧师住宅是座木结构的房子，与市场 and 镇公所隔着一马路。温森特就出生在这所住宅里。他家厨房后面有个园子。园内栽着刺槐，几条小径穿过精心培育的花圃。教堂座落在园子后面的树丛中。那是一座小小的木头房子，两侧各有两扇哥特式的小玻璃窗，地板上放着十来条硬板凳，几只取暖用的炭火盆固定在地板上。后部的楼梯通向一架老式风琴。这是座简朴的礼拜堂，属于加尔文教派。

温森特的母亲安娜·科尼莉亚正在前窗观望。没等马车停稳， she 就把门打开了。甚至在她不胜怜爱地把儿子搂在她宽大的胸脯上时，她就觉察出这孩子有点不对头。

“我亲爱的儿子，”她喃喃地叨念着，“我的温森特。”

她的眼睛总象在温和地询问什么似地睁得大大的，时而呈蓝色，时而呈绿色。她从不用过于苛刻的目光看人。随着岁月流逝，她脸上从鼻翼到嘴角的两条浅浅的皱纹逐渐加深，这使她的面容更给人一个总在微笑的强烈印象。

安娜·科尼莉亚·卡本特斯是海牙人。她的父亲是海牙有名的“皇家装订工”。威廉·卡本特斯的生意兴隆，尤其在他被选去装订荷兰的第一部宪法之后，就更成了全国的知名人士了。他的女儿们都很有教养，其中一个嫁了温森特·梵高叔叔，第三个则成了阿姆斯特丹有名的斯特里克牧师的妻子。

安娜·科尼莉亚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看不到人世间的罪恶，也根本不理解。她只知道世上存在弱点、诱惑、艰难和痛苦。提奥多鲁斯·梵高也是个善良的人，但是他对罪恶了解得十分透彻，而且总是不留情地加以谴责。

饭厅是梵高家房子的中心，晚餐的盘子撤下去后，那张大桌子便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中心了。全家人都聚在那盏令人感觉亲切的油灯周围，一同度过夜晚的时光。安娜·科尼莉亚在为温森特焦虑，他消瘦了，举止变得神经质。

“哪儿不舒服，温森特？”晚饭后她问儿子，“我看你脸色不大好呢！”

原文是荷语。

原文是法语。

温森特瞥一眼桌子周围，三个碰巧做了他的妹妹的陌生的年轻姑娘安娜、伊丽莎白和维莱米恩在那儿坐着。

“不，”他说，“没什么不好。”

“你觉得在伦敦生活如意吗？”提奥多鲁斯问，“如果你不喜欢那儿，我就和你温森特叔叔说。我想他准会把你调往巴黎的一个店里去的。”

温森特激动起来。“不，不，您千万别那样做！”他喊着，“我不愿离开伦敦，我……。”他强使自己平静下来，“温森特叔叔要是想调我，相信他自己会考虑的。”

“随你吧！”提奥多鲁斯说。

“准是那个姑娘，”安娜·科尼莉亚暗自思忖，“现在我可明白他那些信是怎么回事了。”

松丹特附近荒原上有松树林和一丛丛的橡树。温森特终日独自在田野中徘徊，凝视着点缀在荒原上的无数水塘。对他来讲，唯一的消遣就是绘画。他为自家的园子，为从家里窗户看到的星期六下午的集市景象，为家里房子的前门画了不少写生。绘画可以使他暂时把占据在心头的乌苏拉摆脱开。

提奥多鲁斯总是为自己的长子没有选择继承自己的事业而不胜懊丧。一天黄昏，他们父子探望一位生病的农民后驱车回家。归途中路过荒原时，两人下车步行了一程。夕阳红彤彤的，就要沉没到松树林后面。傍晚的天空倒映在水塘明镜似的水面上；绿色的原野和黄色的沙土地互相衬托，构成一幅色调和谐的优美画面。

“我的父亲就是牧师，温森特，我一向盼望你会继承这个事业。”

“什么原因使您认为我想改换职业呢？”

“我只不过说说。如果你想要……可以住到阿姆斯特丹你约翰叔叔那里，在那儿上大学。斯特里克牧师也曾主动提出要指导你受教育。”

“您是在劝我离开古比尔吗？”

“噢，不，当然不。但是，如果你在那里不快活……，有的时候人们就换换……。”

“我知道，但是我并没有想离开古比尔的意思。”

他离家重返伦敦的那天，双亲乘车送他到布雷达车站。“温森特，给你写信是不是仍用原来的地址呢？”安娜·科尼莉亚问。

“不，我打算搬家。”

“我真高兴你离开罗伊尔家，”他的父亲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这家人，她们总是鬼鬼祟祟的。”

温森特板着脸听着。他母亲把自己温暖的手放在他手上，用让提奥多鲁斯听不到的轻声温存地说：“别难受，亲爱的。将来，将来你的生活和工作安定下来了，娶上一个可爱的荷兰姑娘，你就会快乐起来的。那个乌苏拉姑娘，她和你不般配，她不是你所需要的那种女人。”

他真纳闷母亲怎么知道的。

(六) “哼，你不过是个乡巴佬而已！”

回到伦敦，他租了肯辛顿新路一套带家具的房间。房东是个小个子老妇人，每晚一到八点就歇息，因而房子里总是寂静无声。每到晚间，他都要进行一番激烈的自我斗争。虽然他渴望奔向罗伊尔家，却总要把自己锁在房里，并且发誓一定上床睡觉。然而，一刻钟后他又总是身不由己地来到街上，匆匆奔往乌苏拉家。

每当走进她家所在的街区，他觉得自己就进入了她的温馨气息的包围之中。感觉到她的存在却无法接近她，这使他如受酷刑；然而，比这要痛苦千万倍的刑罚，却是留在自己的青藤屋里，远离日蚀的半影区域，在那儿不仅见不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儿，而且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痛苦对他起到一种奇特的作用。这使他对旁人的痛苦变得敏感起来，还使他对周围一切廉价的、哗众取宠的东西变得无法忍耐。他对画廊已不具有任何价值了。当顾客征询他对某幅画的看法时，他会毫不迟疑他说出那面是如何如何糟糕。而顾客呢？自然就不买了。温森特觉得，只有表现出艺术家的痛苦的作品才算得上是真实、深刻的。

十月里，一位肥胖的太太来到店里。她胸部高耸，身着一件黑貂皮大衣，高高的衣领镶着花边，头戴一顶插着蓝色羽毛的丝绒圆帽。她要为她城里的新居选购一些画。她跟温森特指手画脚起来。

“我要你们现存的最佳作品。”她说，“你不必考虑价钱。喏，这是尺寸，客厅里有两面十五英尺长的墙壁，可以整个用来挂画，还有一面墙中间有两扇窗，两窗之间的距离是……。”

他用了大半个下午，想把一些伦勃朗的版画、透纳的威尼斯水彩风景画的一幅出色的复制品、赛·马里斯的一些石版画以及柯罗与杜比尼重要作品的照片卖给她。那妇人在选画上具有一种“才能”，她可以凭直觉就万无一失地把温森特所出示的每批画中最不能代表艺术家的艺术的那一幅作品挑中。另外她还有一种与此不相上下的本领，那就是在看第一眼时，便可断然拒绝据温森特所知已被肯定的作品。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那妇人又矮又胖的模样，那些目空一切、十分幼稚的议论，在温森特看来正好代表了中产阶级的浅薄无知和商贾习气。

“瞧，我选得挺不错吧！”她自鸣得意地大声说。

“您即使闭上眼挑，也不会比现在挑得更糟了。”温森特说。

那妇人怒不可遏地站起身，把她那宽大的天鹅绒裙子拂向一侧。温森特可以看见她镶边衣领底下从托起的胸脯直到脖子上爆起的条条青筋。

“天哪！”她喊起来，“哼，你不过是……是个乡巴佬而已！”

她暴跳如雷，丝绒帽上的那支长羽毛随着前摇后摆。

奥巴赫先生发火了。“我的亲爱的温森特，”他高声说，“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断送了这个星期最大的一宗买卖还不算，你还污辱了那位太太！”

发生日蚀时，太阳周围部分人影的区域。

伦勃朗（1607—1669）：荷兰著名画家。

赛·马里斯即十九世纪中叶荷兰著名的三兄弟画家之一。

柯罗（1796—1875）：法国巴比松派画家。

杜比尼（1817—1818）：法国巴比松派画家。

“ 奥巴赫先生，您是否愿意回答我一个问题？ ”

“ 好吧，什么问题？不过，我自己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哩！ ”

温森特把那女人挑出来的画推开，两只手撑着桌边。“ 那么，请问，一个人怎么能认为用他的一生，他只能度过一次的一生，来从事这种向极为愚蠢的人出售极为拙劣的画的生意是正当的呢？ ”

奥巴赫并不想答复他的问题。“ 如果再有这类事情发生， ” 他说， “ 我只得写信给你叔叔，让他把你调到别的分公司去。我不能让你毁了我的生意。 ”

温森特做了个手势，打断奥巴赫的话。“ 我们怎么可以靠出售这些无聊的玩意儿牟取如此之高的利润呢，奥巴赫先生？再者，为什么只有那些不能见容于任何贞正的艺术的人才够资格到这里来？是不是他们的金钱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了？可那些对优秀的艺术真正具有鉴赏力的穷人，却拿不出一个铜板去买张画挂在自己的墙上，这又是为什么呢？ ”

奥巴赫困惑莫解地瞪着他。“ 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吗？ ”

他回到家，拿起桌上那卷里南 文集，翻开他做有记号的那一页读道：“ 人须克制私欲、贬抑自我，才能品行端方。人生在世不可只图享乐，为人诚实亦不应是唯一目的。人生在世应付人类有重大贡献，超脱手儿乎一切世人均在其中苟且偷安的粗俗，以求达到崇高的境界。 ”

离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星期了，罗伊尔家的前窗里已竖起点缀得很漂亮的圣诞树。又过了两晚，温森特经过她家时，看到房子里灯火辉煌，街坊四邻纷纷登门。他听见里面响起阵阵的笑声。罗伊尔家在举行圣诞节晚宴。温森特跑回家，匆匆刮了脸，换上新衬衫和领带，然后飞快地赶回克莱普安街。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得在台阶下而停住脚缓缓气。

这是圣诞节，空气中洋溢着一派仁慈和宽容的气息。他走上台阶，敲了门，一阵熟悉的脚步声穿过门厅朝门口走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答应着客厅里人们的什么话。门开了，灯光照在他脸上。他看见了乌苏拉，她穿一件绿色无袖连衣裙，上面缀着大大的蝴蝶结和波浪形的花边。他从未见过她如此美丽动人。

“ 乌苏拉， ” 他说。

她脸上的表情分明在重复那天她在花园里对他说过的话。一看见她，他就想起了那些话。

“ 走开！ ” 乌苏拉说。

她冲着他的脸，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第二天，他一早就乘船去荷兰了。

对古比尔公司来讲，最忙碌的季节莫过于圣诞节期间了。奥巴赫先生写信给温森特叔叔，告诉他，他的侄子竟连招呼也不打就擅自离职去休假了。温森特叔叔决定把他的侄子安插到巴黎夏普塔尔街的中心陈列馆。

温森特居然声称，他和这种美术商业的缘份就此了结。这叫温森特叔叔大吃一惊，伤透了心。他也声称从此再不过问温森特的事情。然而，假期过后，他还是作保给这个与他同名的侄儿在多德雷赫特的布鲁热与布拉姆书店谋到个店员差事。这便是这两位温森特·梵高最后一次打交道。

他在多德雷赫特呆了将近四个月。在那卫的生活无所谓快乐或不快乐，

里南（1823—1892）：法国语言学家、批评家及历史学家。